



开启新的一年

文/蒋建国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……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团圆节。家家户户购年货，买对联，大扫除，贴窗花，祭祖先，放爆竹，拜亲友，一家人欢欢喜喜聚在一起包饺子，吃年夜饭。大家还通过微信，以最快的速度穿越，以最美的方式传递年味，微信如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带着浓缩的情从天而降。

今年春节七天假期，我的主题是：宅家、陪伴、纸牌、忙饭、春晚、小说、冬奥！感觉比上班还要忙碌，但很充实，很快。

春节七天，没安排出门，始终宅在家里。

“门前有车不算富，家中有妈才是福”。岳母已92岁高龄，但身体硬朗，还在乡下独居，独立生活，还能下地拾掇菜地，种些蔬菜。年前十天，我们把老人接到镇江过年。之前，我们一直劝她就留在镇江和我们一起过，或到连襟家一起过，但她始终不同意，她说现在还能动，等到不能动的时候再说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她在坚守

着那个家，人们常说“有妈在，家就在”。

岳母更希望过那种自由恬淡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岳母没有念过书，不识字，看不懂电视和手机，就喜欢打纸牌，每天下午，都要和村上的几个老人，相约打纸牌，一打就是四个多小时。到了镇江，为了陪岳母打纸牌，夫人、女婿也相继学会了打纸牌，每天晚上都要陪老人打两小时左右。今年春节，女儿女婿回涟水老家过年了，我和夫人一有空就陪老人打纸牌。年初三，外甥女一家过来拜年，我们几个一起陪老人打纸牌，打了有七个多小时，夫人都感到腰酸背痛，吃不消了，但老人精神还杠杠的。夫人问老人累不累，老人总说：“坐着打打牌，有什么累的！”老人毕竟上了年岁，也会犯糊涂，有出错牌、算错牌的时候，但我们感觉到她打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，还常常是妙语连珠。我们说要翻本，她立马会说：“要么甲鱼翻在缸里。”

我和夫人两个60后陪90后岳母过年，忙饭相对比较简

单，基本上是我准备早饭，夫人忙中饭和晚饭。早饭其实很简单，蒸青团、包子，煮鸡蛋，煮稀饭，我特别钟爱吃大姨子包的青团，不仅仅因为那特有的清香味，更因为那浓浓的年味和亲情。因青团是糯米做的，粘牙，岳母一口假牙，吃不了青团，但特别喜欢吃夫人做的包子，说是面白松软、馅多味美。

虽然是三个人，中午和晚上也都要忙个六七个菜，除夕那天，夫人说年夜饭要有仪式感，要准备得丰盛一点，一下子准备了十个菜，还发了朋友圈，引得了100多人点赞和不少点评，有的祝老人健康长寿，有的说是福气，的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老人健康便是福气。

春晚是奉献给全国人民的“年夜饭”，我们吃过年夜饭，早就在等候着春晚这道大菜。今年的春晚的确是一场视听盛宴，最大的特色就是：融媒体创新技术对节目的助力相当大，本届春晚首次引入竖屏直播技术，吸引手机控的关注目光，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享受。

龚文宣先生的长篇小说

《奔腾的灌江》(也叫《新银行行长》)。去年四月，我拜读了一遍，还写了文学评论《心在奔腾——读〈奔腾的灌江〉》，发表在中国作家网、金融作协公众号等网媒。

今年，我开始写金融题材系列小说，第一部中篇小说《桃花依旧笑春风》已发表，为了更好地写好后面的小说，便利用春节长假，又拜读了一遍，夫人也拜读了一遍，两人边读边交流，感到“小说不能没有生动的细节描写，细节描写是小说的生命线，没有细节描写就成不了小说家”。

大年初四，恰逢立春，冬奥会开幕了，一扫国足挫败的阴霾，为北京作为第一个双奥城感到骄傲，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办成一届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奥运盛会。

一只生肖虎身披祥瑞而来，它踩着春节的步点而来，它要为中国年加油助威，它要送上虎年的祝福和生龙活虎的力量。我将借着虎威，带着快乐，开启新的一年。



砧板的响动

文/秦聿森

春粉子磨面，泡黄豆做豆腐。咸猪头、猪脚爪泡在热水里钹毛。杀猪宰羊，宰鸡鸭鹅，褪鱼(本镇江，杀鱼刮鳞就说“褪鱼”)蒸年糕蒸包子。从这时候起，砧板的响动就没有停止过，砧板的响动估计会超过全年响动的一半。

第一个把锅碗瓢盆的响动说是交响乐的人是位有品位的人，奏出的是生活甚至是生命之歌。顶天立地的英雄也离不开烟火气，他故意不说不而已。

到过年前的那两三天，那只平时不用的煤炉该点着了，擦在灰尘里的大小焖钵也找了出来。笼洗干净了，白果树大砧板也挪了出来，刀磨得雪亮。“笃笃笃……笃笃笃……”响声不绝，细切粗斩，这是做葵花大斩肉的肉糜，也许还有秋末掏出来的蟹膏蟹黄。青苋菜的菜头衬底，头号的大焖钵密密地铺上一层，上面是刚做好的大斩肉，每只顶上开了花似的缀上一朵蟹黄。“笃笃笃……笃笃笃……”包饺子的馅，做蛋饺的馅。舀粥的圆勺，一点蛋液，手轻轻一旋摇，蛋液变成一张薄皮，搽一点肉糜放在半

边，轻轻夹起另一半边，对合，蛋饺成了。在盘中码成一圈，隆冬里，家里开出一朵大大的向日葵。“笃笃笃，笃笃笃”，这是切各种菜，冬笋丝、胡萝卜丝、百叶丝、刚起水的雪里蕻，苍黄，新鲜，剁成末，加上炒黄豆，煮花生……这是准备做“十香菜”的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，楼下人家都能听见，这应该是楼上人家剁骨头或者斩排骨，也许是劈猪头。砧板动静不大，一会儿响，一声一会儿响一下，像是在慢敲边鼓，那是在切牛肉或者切香肠。“得得得，得得得”密集地响且连续不断，如同鼓槌相击，肯定是在切黄瓜或者土豆丝。紧凑而动静不大的响是切生姜米或是切青蒜花。年的砧板上轻重缓急，一会儿敲出的是“击鼓骂曹”，一会儿敲出的是“打鼓战金山”！

节前的厨房里，灯火淹没在浓重的雾气里，人和物都影影绰绰，年的操作于是充满了一种神秘感。卤、炸、煎、烤、焖，各种香味，屋子关不住了，从门，从窗户飘到楼道里，又飘到了巷子里。各家各户的香气，缭绕到了一起，飘荡在城市上空，每个行人都走在香

气里。这是人间之香，城市之香。

家里的小狗仰着头，嘴角挂着馋涎，猫蹭着人腿，孩子也不肯出去玩了，脚前脚后围着灶台转。大人时不时地揪一块，掐一点塞进他们张着的嘴里。大人笑了，小孩子也笑了，狗尾巴也摇了。

“笃、笃、笃……”蔬菜是少不了，豌豆苗，水芹菜，那要在吃饭之前才动手的。还有三鲜，虾仁，爆炒，水煮，凉盘，一直要到三十夜的晚上，砧板上敲击的鼓声才能渐次消停。这是你家，外面，别人家的还没有停呢！“笃笃笃……笃笃笃……”鼓声依旧。

上桌的菜，五色纷呈，熏的是鱼，卤的是口条，焖的是斩肉，烧的是大鹅，浓汤，素菜，那一碗豆腐羹，上面撒着满天星似的青蒜花，跟红红的窗花对映。红窗花，青蒜花，中国特色，这样的花在其他国家找不到！

好热闹的场景，好浓的人间烟火气。

阳光

文/程兆春

冬至的下午，气温回升，16℃，太阳正当时，渐去寒意。

漫步街头，无意之中，发现了一块地，该地在大市口南端，紧邻一停车场，路边是一公用停车场，停满各色的轿车，在停车场东面有一新开的咖啡厅，由于厅前是停车场，无高楼掩日，这里阳光充足。有太阳光，不感觉冷，暖暖的太阳光，照在周身，热血涌起，心淡且情怡。

咖啡厅前是一块二十多平米的小空地，周边摆放了绿色的人造花木，在门前设有四椅两几，这里闹中取静，偶有闲客。静坐迷你椅，将随身带的茶杯放于茶几，脱下太阳帽和防疫疫情的口罩，让太阳尽情晒，敞开羽绒服，微闭双眼，心静心安，啥也不想，无思无虑，惬意无限，好一块风景之地，小小的太阳地，耳边时不时传来汽笛之声，也不打搅我的雅兴。

都说冬日太阳光好，晒太阳补钙，中老年人冬天晒太阳，补钙了，身板硬了，脚好了，腿有劲了，老腰也直了，省下了营养品的钱，不再被忽悠，上那骗子的当。

这里的阳光给力，每天能到下午四点，这在城中不太多。待明日，还是此地，依旧能和太阳为伴，阳光普照天地间，好日子连连。

太阳最暖，暖人心田，无限的光芒，红红火火，有阳光就有希望，生机勃勃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有阳光，风平浪静，有阳光，绿树红花，领略阳光，一切安好，这就是冬天晒太阳的感悟。